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冊四

後漢

世祖光武皇帝

光武嘗嘆非已
絕地起廢其
功同于開創立
廟之制祖高祖
而帝四親正祖
實所云無不可
者乃感于張純
朱浮之迂說而
從其親廟于章
陵不獨太宗武
親屬無誤試
問帝之常為元
帝後又何說耶
以中興之朝比
入繼之湯武現
豈可為據

建武十九年春正月尊孝宣皇帝廟為宗中始祠元帝以上于太廟成帝以下于長安從四親廟于及主出行以奴駝乘宣侯

字伯仁杜陵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今親廟四以先帝四廟代之太始祠昭帝時國內侯數奏立

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為元帝後遂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廟成帝元帝于長安春陵節侯

以下于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祠昭帝元帝曰王莽篡時漢祚既絕元武平禍亂倉猝起雖高祖而帝四親非

有恩者宜為之諱不聞于當年失禮之議不生于後代以是成之宣哀

過舉益顯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下不得祭室可達而不中議

妖賊單臣等據元武南開封府夏四月威宮成斬之 妖賊單臣傳等相聚入原武城自稱將軍詔太中大夫威宮將兵圍

之數攻不下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畧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親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

不得走耳宜小捷言緩急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敕官數圍賊賊眾分散賊賊賊武斬臣鎮等

夏六月廢皇太子疆為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為王太子改名莊 郭后既廢太子疆意不自安卸博之宣叩曰久處疑位上達孝

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上不忍違回國太子六月戊申詔曰春

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太統皇太子疆蒙執謙退願備藩國太子之情重久違之其封疆為東海王立陽

為皇太子改名莊帝以疆為太子經中書省太子太學會諸博士論難于前蒙明細義帝以禮讓相廢不以職長賜

關內侯興辭以無功帝曰生教太子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少府丁恭于是後封恭而興遂因辭不受

賜陽令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錢三十萬 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駝乘宣侯

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

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籌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而帝令小黃門持

之使叩頭謝主宣不從疆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

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疆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懼歌之日得禁不

秋九月帝如南頓賜復二歲 上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金置酒會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

天下重事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遂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年五 後漢光武皇帝

十一月夏四月大司徒涉下獄死大司空融坐免戴涉坐入故大倉令美涉罪下獄死帝以三公連職東免實融

五月大司馬廣平漢縣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侯吳漢卒忠漢病為軍中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願陛下慎

無赦而已及亮詔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漢性剛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其貌不悅多懼漢書氣自

斤斤斤斤實形于體貌故能任職以功名若方整厲器械楊吏士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難驕之日及在朝廷

六月以蔡茂字子雅河為大司徒朱浮為大司空太子太傅張湛字子季平陵人為人所嚴敢直諫常奏

甄常疆起之欲以為大司徒湛固辭疾為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而用茂浮

冬十二月遣馬援屯襄國縣順德府和寧縣馬援自交趾還平陵孟夏逆勞之援曰方今匈奴尚據北邊欲自請擊之勇

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莫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十二月匈奴寇天水扶風上

黨援自請擊帝使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字伯倫之子實固弟友之子曰九人當貴當可復使賤也如卿等欲不

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乙二十一年秋鮮卑寇遼東太守祭彤字叔卿擊走之此是烏桓鮮卑與匈奴連兵入寇代郡以東尤破其害至是解魚萬

餘騎寇遼東太守祭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陣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多亡棄棄兵裸身散走是後鮮卑震

怖不敢復窺塞

冬西城十八國遣子入侍請都護不許先是沙車王賢遣使奉獻願屬漢復置都護帝不許旋復遣使為請因賜賢西域都護印

綬及車旗黃金錦綸數煌太守裴遵上言言狀不可假以大權且今諸國失望因詔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漢大將軍印綬賢

由此始恨至是沒以驕橫欲兼并西域數攻諸國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

北邊未服宜遠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官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沙車言侍子見留

都護至至莫旦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帝許之既而侍子久留敦煌皆感恩思歸沙車王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攻殺龜茲情

應州書國治延城去長王鄯善王安上言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帝仍不許于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秋九月地震

冬十月大司空浮見以杜林為大司空以劉昆字桓公陳郡人為光祿勳初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大叩頭火尋滅後為弘農太守虎突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召昆為

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恩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宣帝數曰此乃長者之言

也顧命書諸策

匈奴求和親許之

匈奴單于興死子蒲奴立時匈奴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人畜饑疫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

源陽求和親帝遣中郎將李陵報命烏桓乘匈奴之弱擊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幕南地空詔罷諸將歸使更卒以警常路降烏桓

和二十三年夏五月大司徒茂卒以王況姓名王音音況為大司徒字文伯京兆人

秋八月大司空林平冬十月以張純為大司空

武陵漢郡今河南魯山縣之南後魏郡屬之也反遣將軍劉尚擊之殷沒南沂沅水出貴州黎平府南地連湖南之沅州入武略即辰州之常德入湘廣湖九江之一也

武山人沅水武陵縣出武略縣入蠻乘險要之高一軍志渡

甲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為南單于款塞內附初匈奴呼韓邪單于約諸子皆立以次至單于與有弟

日知牙師王昭君為右谷焉王以次當為左賢王左賢王次即當為單于與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故烏珠留單于之子比為

其餘六親反記日逐王領南邊八部見知牙師死內懷猜懼多出怨言庭會稀濶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及與

死子蒲奴立比益恨望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願覺其意勸單于誘比比弟斬將王昭君

王溫馬殺王斬將王在單于將下聞之馳以報比比遂聚八部兵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遂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亡去

皆有左右是為六角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舉風不敢進而還八部大人乃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欺五原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虜重下公卿

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舉風不敢進而還八部大人乃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欺五原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虜重下公卿

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種字叔處獨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并鮮卑北拒匈奴率屬

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是冬十月比遂立為南單于奉藩稱臣于是分為南北匈奴

秋七月遣馬援征武陵蠻武陵蠻寇臨沅漢縣今曰武陵遣諸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援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慰其老未許援

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曩錄經健或是我翁遂遣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字君之等將四萬餘

人征五溪水經注武陵蠻五溪蠻謂辰溪沅溪瀘溪澧溪潯溪也援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延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

畏長者家兒謂權要或在左右與從事殊難得調介獨惡是耳

己二十五年春正月朔人鮮卑烏桓並入朝貢遼東遼外朔人寇遼太守祭彤招降之彤又以財利撫約鮮卑大都護偏何使招致

異種絡繹歛聚形日蕃欲立功當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即擊匈奴斬土千餘級持首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

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是冬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率眾入遼詔封其渠帥為侯王若長者

之歲時至市三月戊申晦日食

有不運元圖者
至於月極輝者
以死勤事論焉
畫師之義當為
無悅朝者乃謂
焉其是處幾於
鴻鵠若然則臨
陳竟者將謂
明也保身子不
獨利論是者
梁松與馬援有
隙尤甚宜知之
乃以援兵失利
遣松責問使非
宗均平棄前
據而無事如國
事向帝美之
惠耶

夏新息漢縣後漢侯國故城在今河南光州息縣侯馬援卒于軍詔收其印綬援軍至臨鄉水經注沅南縣城馬援封臨鄉所築之新獲三千餘人餘寇散走先是軍次下雋漢縣故城在今湖南辰州府沅陵縣考元和志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山名在沅

頭注壺頭山高一百里廣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通典俱以下今湖南辰州府沅陵縣考元和志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山名在沅

頭注壺頭山高一百里廣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通典俱以下今湖南辰州府沅陵縣考元和志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山名在沅

頭注壺頭山高一百里廣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通典俱以下今湖南辰州府沅陵縣考元和志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山名在沅

頭注壺頭山高一百里廣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通典俱以下今湖南辰州府沅陵縣考元和志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山名在沅

頭注壺頭山高一百里廣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通典俱以下今湖南辰州府沅陵縣考元和志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山名在沅

頭注壺頭山高一百里廣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通典俱以下今湖南辰州府沅陵縣考元和志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山名在沅

頭注壺頭山高一百里廣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通典俱以下今湖南辰州府沅陵縣考元和志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山名在沅

頭注壺頭山高一百里廣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通典俱以下今湖南辰州府沅陵縣考元和志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山名在沅

頭注壺頭山高一百里廣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通典俱以下今湖南辰州府沅陵縣考元和志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山名在沅

頭注壺頭山高一百里廣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通典俱以下今湖南辰州府沅陵縣考元和志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山名在沅

頭注壺頭山高一百里廣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通典俱以下今湖南辰州府沅陵縣考元和志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山名在沅

頭注壺頭山高一百里廣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通典俱以下今湖南辰州府沅陵縣考元和志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山名在沅

頭注壺頭山高一百里廣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通典俱以下今湖南辰州府沅陵縣考元和志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山名在沅

頭注壺頭山高一百里廣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通典俱以下今湖南辰州府沅陵縣考元和志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山名在沅

頭注壺頭山高一百里廣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通典俱以下今湖南辰州府沅陵縣考元和志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山名在沅

頭注壺頭山高一百里廣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通典俱以下今湖南辰州府沅陵縣考元和志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山名在沅

頭注壺頭山高一百里廣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通典俱以下今湖南辰州府沅陵縣考元和志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山名在沅

頭注壺頭山高一百里廣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通典俱以下今湖南辰州府沅陵縣考元和志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山名在沅

頭注壺頭山高一百里廣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通典俱以下今湖南辰州府沅陵縣考元和志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山名在沅

頭注壺頭山高一百里廣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通典俱以下今湖南辰州府沅陵縣考元和志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山名在沅

班固之言頗中
事情而時雖不
比漢武之教皇
其視元成國勢
疲弊猶以虛支
撥餉者則過之
遠矣

五月詔三公去大名改司馬曰太尉
以趙憲為太尉馮勤為司徒

北匈奴求和親不許 北匈奴遣使詣武威人和親帝詔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

將有二心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賜官馬武上書曰今虜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今命將臨塞

厚賜賈實北虜之誠不過數年詔報曰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誠能舉天下之半以

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者

壬二十八年夏六月沛太后郭氏亮劉友益書法王太后卒未有書者此其書 郭后既廢為中山太后以中山王徙封沛遂

復為沛太后 後郭氏為大鴻臚卿其弟貴賜金 至是竟 郭后既廢為中山太后以中山王徙封沛遂

秋八月遣諸王就國 先是諸王在京師競修名譽招游士馬復兄子靖王 郭后既廢為中山太后以中山王徙封沛遂

出入王侯邸第援謂呂种曰國家諸子並壯交通賓客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華受謀之家為諸王賓客處

因事生亂 會更始子壽侯劉得幸于沛王怨劉益子船客詔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相引者以千數呂种亦與禍嘆曰馬將

軍真神人也于是諸王俱遣就國

以張佚為太子太傅桓榮為少傅 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咸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 後漢侯國即春侯

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

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天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

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北匈奴復乞和親許之 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

徒據班彪曰北匈奴見南單于乘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遣驛車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臣見其獻益重其國

益虛歸念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願加賞賜賜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今

必有違 當也 彪因立董草並上帝卷納從之

癸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食

甲三十三年春二月帝東巡 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腹滿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

如林放乎何事行七十二代 封禪書管仲曰古者封泰 之編錄若郡縣遠遣吏上壽威福虛美必貽令也于是羣臣不敢復言

知此卷之通鑑得覽 卷三十三 後漢光武皇帝

閏月帝還宮

有星孛于紫宮

膠東侯賈復卒則曰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清圍解急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少方面之

勳諸將每論功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乙卯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

癸酉晦日食

顧建武中元元年春正月以第五倫齊姑田徙國陵以次為氏為會稽太守京兆族第五倫領長安市公平無姦枉後

補淮陽王醫工長王入朝倫隨官屬得會見京兆帝問以政事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倫為扶夷漢縣故城在今湖南寶慶府武岡

未到宮道拜會稽太守為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

二月帝東巡封泰山禪梁陰漢山上讀河圖會昌符漢書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上感此文乃詔虎賁中郎將梁松等按

索河洛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凡三十六事于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上乃許焉二月辛卯登封泰山言乃下甲午禪于梁父

三月司空純卒

夏四月帝還宮赦改元

六月以馮魴字季孫南陽人為司空

司徒勤卒

京師醴泉出赤草生郡國言甘露降羣臣奏言寶物仍降宣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

不賞故史官罕得而記之

冬十月以李訢東萊人為司徒

尊薄太后曰高皇后遷呂太后主于園薄后配食地祇呂后四時上祭

十一月甲子晦日食

起明堂禮圖建武三十二年作明堂上圖下方十二堂九室室八窗十室堂漢宮門祿堂後漢官儀去明堂三百步水周有二戶四面起土作堂上作楹堂中無水去平城門二里所宣布圖讖于天下初以上赤伏符即帝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凡人忽于見反賢過事而貴于

異聞觀先王之所紀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今諸小慧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其事雖有時合譬

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漢書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帝曰吾欲以識決之譚

相繼始以數舉進其所著書者蓋亦可知然其論符合則甚正光武以為非

復極言識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諱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諱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道病卒
丁二年春正月初立北郊祠后土

二月帝崩 帝崩于南宮前殿年六十三帝每旦視朝日晏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史夜分乃寢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問諫曰陛下有高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愛精神優游自宜帝曰我自無此不為疲也雖以征謀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歿太平時太尉趙壹典喪事會經王莽之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雜坐同席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意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尊卑奏遣謁者將護官屬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哺入臨登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山陽王荆作飛書令省頭許稱大鴻臚郭況嘗與東海王下且日爭為執事無不稱羊獲得書惶怖即執其使上之太子以荆母弟從其事既即位此則為廣陵王後荆以罪自殺國除

太子莊即位

尊皇后曰皇太后

三月薨原陵在河南府孟津縣西 賀善贊曰世祖即位之初首以阜陵為太傅封喪徙後而當時多簡吏天下皆定即起大舉

夏四月以鄧禹為太傅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 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澗水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

實賴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其以禹為太傅蒼為驃騎將軍

顯宗孝明皇帝

永平元年春正月朝原陵 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元會儀乘輿拜神坐退坐東廂侍衛官皆在神坐後太宮上食太常

奏樂郡國上封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積及民所疾苦是後遂以為常

夏五月太傅高密侯鄧禹卒

東海王疆卒劉友益書法府太子書 帝從太后出幸津門一名津陽門洛陽城南面西門 帝發哀使司空持節護喪事贈送以殊禮詔諸及王

京師親戚皆會葬

秋七月將軍馬武擊燒當羌羌自無戈鉞之後五世至研研最彊使自後以研破之 初燒當寇填良姓名擊破先零奪居其地漢良卒子漢吾與弟漢岸卒眾寇隴西于是守塞諸羌皆叛詔謁者張鴻擊之鴻軍敗沒乃遣馬武將四萬人討之 武在建

二至是武擊破燒當餘羌皆散走

遼東太守祭彤討烏桓大破之罷緣邊屯兵 形使偏裨討赤山後漢書烏桓傳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 烏桓大破之斬其魁帥塞外震懾西自武

威東盡元亮皆宋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

起二年春正月宋祀之以配上帝宗廟也尊而祀光武皇帝于明堂 東平王蒼以為中興三十餘年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胡三省注光武已立南北郊今定其冠冕車服制度及中興後明帝始家同官禮記尚書及諸儒記說備采冕車服之制禮畢登靈臺設雲物

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

季十月行養老禮 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老人知天地桓榮為五更老人知五冠進賢古冠布冠也扶玉杖長九尺刻玉為首置杖端曰鳩杖亦曰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

于太學講堂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飲爵而醕祝哽其前祝嘏其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下說帝親注下說

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于是下詔賜祭爵闕內外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

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上自為太子受尚書于桓榮及郎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賜食常家用每疾病帝親問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于道及為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家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輪細而臨喪送其賜家堅于首山之陽子都嘗嗣諱其兄子況帝不許都乃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稱為侍中 首山即首陽山在河南府偃師縣西北縣有桓榮墓

申三年春二月太尉臺司徒許允以郭丹字少卿南陽人為司徒虞延字子太陵陳留人為太尉

立貴人馬后為皇后子烜為皇太子 后獲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修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即位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烜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

于是盡心撫育勞悴過于所生太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為繼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后既正位

宮閣自愈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朝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疎麗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時宜染色故用之耳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

圖畫中與功臣于雲臺在河南南洛陽縣東水南壁 帝思中與功臣乃圖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以鄒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費復陳俊

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鄧錡吳漢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鮪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

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夏六月有星孛于天船天官書天船有九星在大陵北一日赤星 北

雲臺圖畫中與功臣之臣然與佐命之功其功者有功臣未者而得功名者其功則損是也世徒以不

入焉據為用事
房之觀然當時
若郭處之其於
南陽米飲之捐
軀陳石嘗不得
與王常李道正
預增益之數又
聖旨以感厲故
耶則當時之症
表實有不顧人
心者矣
明帝校書臺松
入林直令人責
飯

劉宗元稱處貞
子渡河宋均在
九江虎又渡江
東去晉政亦視
忠氏何如其首
有於虎史家修
談相製令人致

大起北宮而罷之時天皇尚書僕射鐘離意字子阿會諸關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切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

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軍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察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又教大匠止作諸宮

減省不急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對雨帝性偏察好以耳目隱微為明公卿大臣數被詔詰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吏常以

皇未聞人君自起事起即棄以故樓之權走入林下帝怒甚疾言曰卿出哉乃曰天子傳移諸侯皇

秋八月壬申晦日食 詔曰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說楚莊王曰天不見妖魯哀禍太天不降譴而春秋感精符魯哀公政亂今之

動變儆焉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天其忘乎能求過於天也

冬十月帝奉皇太后如章陵 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荆州刺史郭賀字喬卿官有政政上賜以三公之服輔敝冕旒勅行部去

襁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雖陽人

辛酉四年春帝如河內不至而還 帝近出觀覽城第欲遂校獵河內東平王蒼上書諫帝覽奏即還宮

冬十月司徒并司空鮪免以范滂字子處為司徒伏恭字叔齊為司空

梁松以罪下獄死 松坐怨望縣獄飛書排謗下獄死初上為太子太中大夫與于衆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

松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繩還不如守正而死遂不桡至是松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繩還不如守正而死遂不桡至是

成五年春正月驃騎將軍蒼罷歸藩 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上疏稱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

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辭甚懇切至是帝乃許蒼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為東平太傅

安帝在位實融卒諡曰

癸六年春二月王雒山州三省注據本紀山在廬江郡雒或作雒出寶鼎詔禁章奏浮詞 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辟何以致茲易曰鼎

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其賜三公帛五十四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聞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

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下為詔子噍也

押七年春正月皇太后崩諡曰

以宋均字叔庠南陽人為尚書令此宋均也說已具前 初均為九江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據吏閉皆郵府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

江舊多盜莽當募設權賞而猶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難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

非憂恤之本也其移退發貧思進也是遠近 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為足以止姦也然文吏習為欺謾廉吏清在一己無善百姓均

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改久乃可言耳會遭司隸校尉未及言後帝聞而善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三十三 後漢孝明皇帝

疏循吏之實政
其誰之罪耶

五八年春正月司徒遷卒三月以虞延為司徒趙憲行太尉事

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將軍事北單于求合帝帝許之遣越騎司馬鄭眾往報命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知漢與北虜交使

內懷嫌怨欲叛密使人詣北庭令遣兵迎之鄭眾出塞疑有異詞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先是

大司農耿种請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朝廷不從至是乃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

故于黎屯五原新衆北使時單于欲令衆拜衆不肯屈單于會之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帝欲復遣

陽立營衆報之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拜單于志恨今復從命必見廢折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連上書國爭之詔遣

還黎廷尉會赦歸家後帝見匈奴來使聞衆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為軍司馬

秋郡國十四雨水

始遣使之天竺即身毒國求佛法得其書及沙門至京師汪克寬考異漢明帝始求佛法經目謂不書綱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

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言大抵以虛無為宗資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

行善惡定有報應故所資修煉精神以至為佛善為高潤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于其道者號曰沙門于是中國所傳其術

圖其形像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袁宏曰浮屠者佛也佛者漢言覺言將覺悟羣生也沙門者漢言息謂息意去欲而歸

流通之漸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泰壹受大天氏王使伊初授浮屠經中國聞之未盡了也後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

光飛拜殿庭乃訪得臣博識以佛對始帝遣郎中蔡愔等使天竺寫浮屠遺教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

門禮拜之法自此始愔之還以白馬負經而至因立白馬寺于洛城雍闢西

冬十月壬寅晦日食既詔羣臣極言復以示百官詔羣司勉守職事極言無諱于是任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

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

丙寅九年夏四月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皆銅印墨綬視事三歲以上

治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及尤不治者亦以聞

大有年劉友益曰書大有年始此

匈奴遣子入學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于

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卯丁十年夏閏四月帝如南陽上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頃音宣亦荒音池皆樂器孔頴達和之以娛賓客

以丁鴻字定陵人為侍中初隴陽漢縣故城在今江南池南池縣侯丁繡字幼卒于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于弟威不報既葬乃挂衰經

于家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于東海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伸其志耳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不滅之基

州郡豪傑及考崇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人繫獄者尚數千人吳郡太守尹興及門下孫陸績等故詣廷尉就考續備受五

賜治獄者問其故曉曰母來不得見故泣耳問何以知之曉曰母載肉未嘗不方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臨人

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寒朗字伯奇魯國人心傷其冤言之于帝帝怒朗曰臣見考囚在事者咸言妖惡大故臣子

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當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

大恩裁止于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特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

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下雨焉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為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

彷徨由是多所降宥詔有司舉能治獄者以食安為楚郡太守安到郡不入府先至獄所理其無明驗者得以上出之府至傅史

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咸

悟也詔許得出者四百餘家帝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十五年春二月帝東巡耕于下邳至魯詣孔子宅帝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封子六人為王封皇太子太孫為鉅鹿王臺為樂成王諱河間府故諫王衍為下邳王暢為汝南王炳為常山王長為濟陰

足矣注南常山王帝親定其封域裁今半楚淮陽焉后曰諸子食數縣于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萬

十六年春二月遣太僕祭彤都尉竇固等伐北匈奴固取伊吾廬地今哈密是唐于此形不見虜而還下獄免還卒先是詔

者僕射耿种字伯初數上言請擊匈奴帝令顯親侯竇固太僕祭彤等議之乃以東為附馬都尉固為奉車都尉以騎都尉秦

彭字伯平為東副耿种之為固副監置從事司馬出屯涼州後漢涼州刺史治縣至是諸將分四道出塞祭彤出高閼竇

出居延東伐北匈奴竇固破呼衍王匈奴南于天山此北祁連取伊吾廬地置宜禾都尉留兵屯之耿東擊匈奴林王胡三皆見

六

六

州郡豪傑及考崇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人繫獄者尚數千人吳郡太守尹興及門下孫陸績等故詣廷尉就考續備受五

賜治獄者問其故曉曰母來不得見故泣耳問何以知之曉曰母載肉未嘗不方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臨人

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寒朗字伯奇魯國人心傷其冤言之于帝帝怒朗曰臣見考囚在事者咸言妖惡大故臣子

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當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

大恩裁止于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特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

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下雨焉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為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

彷徨由是多所降宥詔有司舉能治獄者以食安為楚郡太守安到郡不入府先至獄所理其無明驗者得以上出之府至傅史

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咸

悟也詔許得出者四百餘家帝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十五年春二月帝東巡耕于下邳至魯詣孔子宅帝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封子六人為王封皇太子太孫為鉅鹿王臺為樂成王諱河間府故諫王衍為下邳王暢為汝南王炳為常山王長為濟陰

足矣注南常山王帝親定其封域裁今半楚淮陽焉后曰諸子食數縣于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萬

十六年春二月遣太僕祭彤都尉竇固等伐北匈奴固取伊吾廬地今哈密是唐于此形不見虜而還下獄免還卒先是詔

者僕射耿种字伯初數上言請擊匈奴帝令顯親侯竇固太僕祭彤等議之乃以東為附馬都尉固為奉車都尉以騎都尉秦

彭字伯平為東副耿种之為固副監置從事司馬出屯涼州後漢涼州刺史治縣至是諸將分四道出塞祭彤出高閼竇

出居延東伐北匈奴竇固破呼衍王匈奴南于天山此北祁連取伊吾廬地置宜禾都尉留兵屯之耿東擊匈奴林王胡三皆見

六

六

六

六

北匈奴寇雲中太守廉范

字叔度人擊却之

北匈奴大入雲中太守廉范率士卒拒之虜衆感范兵不敵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

兩拒三頭熱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篝火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與自相輯籍死者千餘人由

是不敢向雲中

范雖通蜀郡太守咸謂邑字通臨當制禁民夜作以防大災范至鉅關令侍

嚴使備水百姓便之歎曰廉叔度來何暮不使大民安作乎生無福今五降

上今百官采取以獻

上當謂原陵夜夢先令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于明旦率百官上陵其日甘露降于陵樹

二月司徒掾卒三月以鮑昱

字文泉

為司徒

白狼等國入貢

益州刺史朱輔

人宣示漢德咸懷遠夷自汶山

百餘國皆舉眾稱臣奉貢

白狼王唐流作詩三章歌頌漢德輔使

西域諸國遣子入侍

後漢書明帝紀西域諸國遣子入侍

實固使假司馬班超

到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

今安在乎侍胡惶惑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其飲酒酣因激怒之

虎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新善故吾屬送匈奴奴骸骨長為綹飲食兵奈何衆曰虎亡之時死生從司馬超曰丈夫不入初夜共奔

虜營殺匈奴使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子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悉燒死

乃召鄯善王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為質還白實固國大喜具上超功效帝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當

是時于闐王廣德攻破莎車

莎車王賢以女妻廣德

威據有北道超將其前所從三十六人先至于闐廣德禮意甚謙且信其巫言求取超驕馬超佯許之令巫自來取巫至超即斬

其首以示廣德且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謀滅虜使大惶惑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之因鎮撫焉已從間道至疏勒

遣人田慮先往降之勅慮曰此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題見慮輕弱無降意慮因其無備

遂前超縛題左右出不意皆驚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

遣之國人大悅由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復通

冬十一月遣實固等擊車師師降之復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

實固耿秉擊西域定車師

車師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庭相去五百里

脫帽抱馬足降

于是固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以陳睦為都護司馬耿恭

車師後王所治焉今處今處州滿縣縣門龍為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

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其司

馬救之軍盡沒匈奴連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傳失語匈奴曰漢家箭神中創者必有異因發弩射之虜應弦而倒視劍若沸大驚相謂曰漢兵神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師後部非疏勒國城也三番日此城在車傍有間水可固引兵據之已而匈奴復來攻擁絕澗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恭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身自執龍有頃飛泉湧出恭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益大驚復引去

夏六月有星孛于太微注見前

秋八月帝崩 帝崩于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廢廟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子求即不許而賜錢十萬謂羣臣曰即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謂夫論注反支日用月朔日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亥子不受章奏常聞而怪曰民廢農業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于是遂觸其制以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太子旦即位 是為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

墓顯節陵在河南衛洛陽縣東南 史臣曰明帝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諂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而後建武永平而後建武永平之徒常以察慈為言夫宣度之未優耶

冬十月以趙惠為太傅牟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始領衆事也尚書有錄名蓋

十一月以第五倫為司空 倫為蜀郡太守在郡公清所舉吏多得其人故帝自達郡用之

西域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已校尉關寵車師叛與匈奴共圍耿恭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 焉耆居南河城東云洛 龜茲

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已校尉關寵車師叛與匈奴共圍耿恭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 焉耆居南河城東云洛 龜茲

乃煮鐵釜食其第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其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遣使招恭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單于怒益兵圍恭不能下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倫以為不宜救司徒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匈奴

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帝乃遣段彭將兵救之

以馬廖字敬平為衛尉防字平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尉三人皆為援子

越騎校尉廖等輕身交結寇蓋之士爭赴赴之第五倫上疏曰臣聞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東修之饋教梁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臣惶恐不敢不以聞臣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肅宗孝章皇帝

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廣騰饑民 時京師及兗豫徐三州大旱詔以見穀賑給實數其尤貧者計所貸并與之上謂司徒昱何消復旱災對曰

呈與治楚事既
知竟者過平當
時何不即奏而
隱忍萬十年因
災變始及之以
是為其其謀不
能

鑒山萬發興錄
武春發當司
節然以之老忘
則可以此為足
延至月經年則
不經至漢矣典
屬都為之拜奉
免失強功屬節
之義矣

我子先帝子之
好此語實明帝
好名之意有以
故之至而後謀
讓帝多寡欲事
后而此語竟
所謂好事不如
無也

陛下始踐天位雖有失得未能致其臣前為汝太守治楚事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夫大獄一起竟者過平又諸侯者骨肉離分仇冤不祀宜一切從家斷除若細使死生獲所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明年詔選坐楚及淮陽幸使者四百餘家詔二千石勸農桑俱選舉時承永平故事政尚嚴切尚書陳寵字昭公沛人上疏曰臣聞先王受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罕僭不濫往者斷獄嚴切所以威感存恩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以濟羣生全廣至德帝深納寵言第五倫亦疏言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宜務進仁賢以任時政則風俗自化又聞諸王主貴威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上善之

車師復降罷都護及戊己校尉官段彭等擊車師斬獲數千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會關龍已沒謂者王蒙等欲引兵還瓜恭軍更范羌時在軍中先是恭軍隨王蒙連迎兵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迎恭俱歸吏士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一十六人隨路死疫三月坐玉門惟餘十三人中部將郭眾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衆鑿山為井煮弩為糧殺傷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宜蒙顯爵以勵將帥詔拜恭騎都尉悉罷戊己校尉及都護官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時尚有一降虜我必復為龜茲所威耳以刀自刺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抱超馬胸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還疏勒疏勒勒二城已降龍庭而與匈奴頭連兵起斬捕及者擊破尉頭頭復安尉頭國名前書國治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南接疏勒

三月山陽東平地震

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秋七月詔以上林池籞田賦與貧人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

夏四月大旱

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太后下詔晚詔詔曰昔王戊五侯同日俱封貴戚四塞

詔曰貴戚奢縱無度有司莫舉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在事者備為之禁

故先帝防閑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古我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殃禍

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若此則綠綬橫街正白麒麟者不及遠矣故不加進也但絕戚用莫以歟愧其固不許帝省

心猶憫急無憂國志家之慮知臣若君若親屬乎吾道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憂西京敗亡之禍哉

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曰吾豈徒欲獲諫諍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于國豈得與陰郭

中興之后等邪掌觀富貴之家祿位重臺猶再寶之木其根必傷吾計熟之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令數違變異殺

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封道慈母之孝孝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寧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

關政矣上乃止

冬十二月有星孛于紫宮

後漢章帝

庚子三年春三月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竇融之女也 竇融之孫后母即東海恭王女洛陽公主

馬防耿恭擊燒當羌大破之詔徵防還下恭徽 燒當羌反遣將軍馬防校尉耿恭擊之 第五倫疏言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可任

總馬防今當西征卒有逆降燒當羌防還京師拜車騎將軍留恭徽詣未服者新降九十三種數萬人恭當以言事件防 初恭出

言屬實固鎮撫涼 監營謁者李諱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坐微下獄免官

夏四月罷治淳沱 石田河 亦曰澱河舊自直隸正定府 初顯宗之世治淳沱石田河從都慮 音閭水經注

交城縣東南有羊腸坂水經注羊腸坂在晉陽西北欲令通漕 才技反 吏民苦役連年無成帝以鄧訓 第六子 為謁者使監領

其事訓考量隱括 考究量度隱括知其難成具以上言詔罷其役更用蠶室路省費億萬計全活數千人

己卯四年夏四月立子慶為皇太子

五月封馬廖等為列侯 有司連據舊典請封諸馬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遂封三舅廖防先為列侯 廖順陽侯防 太后聞之

日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 言古人書名竹帛不顧命之長短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

共同斯志何意老志不從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辭讓不許乃受爵而辭位皆以特進就第

六月皇太后馬氏崩 諡明德令 帝既為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為外家故貴人不登極位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過策書

加費貴人王赤綬 與服志諸侯王赤綬貴人 安車一駟宮人二百御府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黃金千斤錢二千萬而已

冬十一月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校書郎楊終 字子山蜀人言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宣帝石渠故事 事具 永為後世則

于是下詔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 字君伯 任城人承制問侍中淳于恭

于孟孫 字孟孫北 海淳于人奏帝親制臨決作白虎議奏 虎通丁鴻 鴻字季孫 少尉桓郁 字仲恩 班固 字孟堅

海淳于人奏帝親制臨決作白虎議奏 虎通丁鴻 鴻字季孫 少尉桓郁 字仲恩 班固 字孟堅

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食舉直言極諫夏五月以直言士補外官 詔曰上天降異憂心慘切公卿以下各舉直言極諫能指朕

過失者其以嚴穴為先勿取浮華夏五月復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以發憤吐瀝略聞于大夫之志矣皆欲置

于左右顧問皆納建武詔書曰又奏試臣以職不宜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

遣弛刑 從也 義從 胡三省注自從胡從 行省或曰義從胡也 就班超平西域 初起卒疏勒庫居于真拘彌 居字編城去洛陽 兵一萬人攻姑墨 治南城

去長安八十里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臣 猶遂 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西域諸國莫不向化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今宜

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莎車疏勒田地肥

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 前書國治溫宿城去長 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更相厭既

章帝成母后 謀議之德斯為 真孝曲對外戚 以教明德有長 恨之數盜小節 而失大義不但 可鄙且可怪矣 豈當時吏民亦 坏無過甚之辭 耶 楊終言章句之 傷破壞大體可 云切中時弊然 白虎奏議仍月 落墨卷之為耳 且世亦不傳或 即以白虎遺書 之更精相已